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拉·麦克默特里著 李小蓉译

野牛姑娘

BUFFALO GIRLS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拉·麦克默特里著 李小蓉译

野牛姑娘

上海译文出版社

Larry McMurtry
BUFFALO GIRLS

Copyright 1990, by Larry McMurtr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rving Paul Lazar
Agenc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90212,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野牛姑娘

[美]拉里·麦克默特里 著
李小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75 插页 5 字数 256,000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7-1503-5/I·906

定价:10.9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第一部

亲爱的琪恩——

我坐着，在一片黄昏的露水中——在黄石河畔，你会沾上能湿透人的大露珠。我想，在日光逝去之前，我该给我的希望写封短信。

我把你称作我的希望，因为你的确是我的希望，琪妮。我要给你爹捎些钱去，替你买一件上学穿的新连衣裙——看上去漂亮是再好不过的，琪妮，尽管这话由我来说很不合适。昨晚，我醉得象只鸭子，从山坡上滚下来陷进了一个泥潭——一头猪也不见得会比我更脏。要是这事再晚几个月发生，我想自己会被冻僵。

我过去曾走遍这些大平原，对最厉害的暴风雪也一直毫不在乎，可是现在我害怕冬天。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没有为天气的好坏这类小事发过愁。“火药河使她精力充沛！”布卢过去总是这样说——我从没弄清楚过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然而这话当时听起来很入耳。

要不是布卢到了迈尔斯城，在多拉家露面，我也许不会掉进泥潭。自从我在阿比林，也许是在道奇城，遇见布卢的那天起，他就激发了我内在的粗暴品性。现在看起来，那些养牛区小镇的时代似乎已经离我很远了，琪妮。

布卢在阿比林与多拉一见钟情，我想他现在还爱着多拉，可是提它干什么呢？他娶的不是多拉。在布卢作了短暂逗留之后——他到哪儿都只好短暂逗留——多拉便有两三天日子郁郁寡欢，暗自哭泣。她会和弗雷德——她的鸚鵡一道躲起来。她说弗雷德是她唯一的忠实朋友，但那是瞎扯，我才是多拉·杜弗兰的忠实朋友，就象她是我的忠实朋友一样。

我甘为多拉赴汤蹈火，她知道这一点，但当布卢飞马离去时，她就把这点忘了。我并不责备她，布卢才是个恶棍。哈，恶棍，这是我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敢用的最大的一个词，我怕你会为你母亲那么蹩脚的拼写而扫兴。

嗯，琪妮，日光逐渐暗去，我没有把篝火生旺。我太懒了，没有收集更多的木柴，这些大平原上木柴也不多。我从不为在寒冷中睡觉担心过，虽然等寒冬来临时，我不得不把火生得旺一些。

明天，我准备去怀俄明，我已听说我的两位朋友拉格和博恩现在和肖勋族人^①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不会富裕的，因为肖勋族没有多少赖以生存的东西。

我想念拉格和博恩，他们了解我的一生，琪妮，只有他们和多拉。在他们漂游在外时我必须去看他们。是吉姆·拉格

① 肖勋族，讲乌托-阿兹特克语的北美印第安种族。

最终把我介绍给你父亲的——我的意思是你的亲生父亲，野比尔^①。在拉格同意把我介绍给他之前，我不得不先给他买二十杯酒。但是我能买到便宜的酒，并且，你父亲是道奇镇上最英俊的人。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肯定还会是这样。我很高兴买酒给拉格，可是拉格并不很乐意替我作介绍，我想他有点害怕。拉格是山地人，喜欢夸张地谈说所有他看见过的屠杀，可是和野比尔·希科克打招呼是另外一回事。

野比尔的喜怒无常是有名的，要是他的情绪转坏，他会放下酒杯把你杀掉。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比尔不会杀我，当然我得承认，这并非意味着他不会杀吉姆·拉格。

呵，这介绍两字又是一个大词，我想这次我可拼对了。但我最好还是在我的运气变坏之前搁笔。运气是说变就变的，对多拉来说，自从布卢遇到格兰维尔·斯图尔特这个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女儿那天起，她的运气就变了。——他们说斯图尔特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做了了不起的事，可是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暴徒。他在蚌壳镇吊死了那些男人，其中有些还只是孩子。也许他们确实偷了他的小牛，我可不管这些，象那么年幼的男孩子就不该吊死。每次我想起那些男孩的母亲，想到她们的感受时，就止不住会哭。

有一天你也会做母亲，琪妮，也会有悲伤，谁又能避得开悲伤呢？我不能，琪妮，多拉·杜弗兰也不行。自从布卢娶了

① 野比尔(Wild Bill)，原名为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James Butler Hickok, 1837—1876)，闻名的神枪手。原为带领西迁殖民者通过印第安人区域的向导及保镖，美国内战期间成为联邦军队侦察员，后成为边疆保卫官。因经常赌博滋事，终被一醉汉枪杀在赌台旁。

格兰维尔·斯图尔特那美丽的混血女儿后，多拉就没法不伤心。我希望没有哪个男人会这样对待你，琪妮，——我甚至想也不愿去想。

多拉昨天想把弗雷德送给我，她说我需要有一个朋友，有只鸚鵡总比什么也没有强些，可是我不愿接受。那是一只不坏的鸚鵡，尽管它除了“卡斯特将军^①”，其余什么话都不会说——是谁教它这么说的或它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搞不清楚。你会认为跟随多拉一起生活了这么些年，弗雷德应该学会了一些更有趣的词句，当然并不是说要学会那些能够用来给你写信的词句，琪妮。

我很骄傲，因为我拿得出钱给你父亲，使你能在体面人中，而不是在贱民、暴徒中成长。这些日子来，你能在这儿找到他们。有些人会把你母亲也看作是贱民和暴徒——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的。

但是我没有要弗雷德，我想多拉会思念它的，她自己才是个认为有只鸚鵡总比没有一样东西要好的人，因为她除了弗雷德简直一无所有。我还有拉格和博恩，他们是我的挚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在肖勋仍有可能找到河狸。对我来说，这是小伙子们喝得太多的一种迹象——如果沿老河河还有河狸的话，肖勋人为何不把它们全吃了，难道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吗？

事情的真正含义，琪妮，就是人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曾经拥

① 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George Armstrong Custer, 1839—1876)，美国内战时期联邦军将领，战绩卓著，后在袭击蒙大拿州小比格霍恩河附近印第安人营地时战败身亡。

有过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叫做青春，或随便叫什么都行。吉姆和巴特尔来西部那时候，西部即意味着河狸——如今他们老了，河狸也已匿迹了二十五年，可是小伙子们拒绝承认这一点，至少吉姆是这样。他们还在想象某个地方会有一条小溪，里面翻滚着上帝特意为他们留存着的河狸。人就是这样，琪妮，人总是抱着愚蠢的希望。

但你现在要紧的是学习功课，而不要让我信中那些令人沮丧的老话使你眼睛疲乏。

不要为你母亲担忧，琪妮，我总是过得去的。筋骨强健能吃苦。在那泥潭里睡醒后我几乎连咳嗽都没有过，尽管我得承认要是入了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已经有了一匹年轻力壮的马，叫撒旦，还有我的牧牛狗科迪。撒旦是匹好马，科迪是个好猎手，它常会带来一只兔子什么的，有一回还捕到过一只獾。我不知道怎么吃獾，把它交给了我朋友鹿肩太太，她把獾放进地里的一个洞里去烧，味道不错。

我仿照比利·科迪——野牛比尔^①的名字，把我的狗叫做科迪。我猜你已经听说过野牛比尔。如果真有什么运气存在的话，那么运气老是站在他的一边。要不是有运气，他多年前就该死了。他并不强壮，有成百的印第安人能轻而易举地把他杀死，可是他依然活着。

比利最近一直在写东西，他正在说服我参加他组织的西

① 野牛比尔(Buffalo Bill)，原名为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William Frederick Cody, 1846—1917)，美国陆军侦察员，善捕野牛，供联合太平洋铁路筑路工人食用。(比利为比尔的昵称。)

大荒演出^①，可是我想我对这个想法没有他那么积极。

我就是西大荒，琪妮，但决不在人前展览，我就是使西部保持开发前状态的人中的一分子，我为什么要使自己在一群东部人的口哨怪叫声中出洋相呢？

我不愿意，琪妮，我情愿每晚睡在泥潭里，宁可和布卢或其他牛仔们在一起吵吵闹闹。

晚安，琪妮，我要搁笔了，我不想胡写一气损害你美丽的眼睛。

你的母亲

玛莎·琪恩^②

① 西大荒演出(Wild West show)，以描述早期美国西部地区情景及事件并以表演马术等绝技为特色的演出。

② 玛莎·琪恩，即玛莎·琪恩·伯克(Martha Jane Burke, 1852? — 1903)，美国边疆女杰，以精于骑术和射击闻名，绰号“灾星琪恩”(Alamity Jane)。

1

吉姆·拉格正在剥一只草原土拨鼠的皮，想着火堆够不够烧到他把皮剥光。一阵风河的微风——实际上是一股十足的狂风——顺着灰色的峡谷直刮，想大口吞食掉篝火。

“我们挪个地方吧，”巴特尔·博恩提议。

“这时候？晚饭刚弄到一半呢，”吉姆问。

“不，我说是最终我们得换换地方，”巴特尔说，“现在刮来的是砂石，接着来的就是风河边的砂石，我宁愿是前一种。”

“我想这只草原土拨鼠大概有病，”吉姆说。“它行动有些迟缓，就象一个人生病时那样。”

“呵，如果是只病鼠，我情愿饿肚子，”巴特尔说，“我今晚还没到想消化一只病畜生的地步。”

巴特尔正在梳理他那漂亮的胡须。从夏延^①的一个妓女那儿偷偷拿走的一把断梳子是他仅有的几件宝贝之一。他的胡须是他的另一件宝贝，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许多西部人的胡须上都沾满了脏东西、油污和砂粒，然而他却竭力将自己的

胡须弄得干干净净——在经常缺水的艰苦地区，要这么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即便如此，巴特尔还是很有决心。他还拥有一小块碎镜，这是他在卡斯特战争结束后从一个死去的苏族人身上得到的。就在战争发生的前一天，他和他的朋友吉姆还在苏族人的帐篷里。不久他们便听到了战争的消息，他们属于最先目睹大屠杀的人。尽管战场上撒满战死者留下的珍贵物品，巴特尔除了那片碎镜外，其余什么都没拿。

当他们怔怔地站在众尸体中间时，四周的苏族人和夏延人，阿拉巴霍人和李族人正唱着歌将尸体扔上马背。巴特尔过去听过不少印第安人唱歌，但卡斯特战争是前所未有的，那天的葬歌声中含有一种不同的音色，一种他以前从未听到过，今后也再听不到的音色。

青草在死尸上飘舞，歌声与风声混合在一起。一个苏族死者手里握着块镜子。巴特尔看见那块镜片反射着闪闪的阳光，心里觉得奇怪，一个印第安人居然握着镜子上战场，又握着它死去。他停了下来，取走了那片碎镜。随后，他继续在扭曲的尸体间走着。

“我大概是唯一从卡斯特战争中获益的人，”他说，“我得了这面镜子，你看，它使我的胡须起了多大的变化。”

“也许那持镜人是负责用反光发信号的，”他补充说。反复思考后，他认定那是对镜子用途的最好的解释。

“那只是个猜测，”吉姆说，“我觉得没有理由只因为你不可

① 夏延，美国怀俄明州首府。

喜欢怀俄明的沙尘就迁移。要不，你是在说你准备接受定居生活了？”

“在找到一个有比病鼠更好吃的东西的地方之前，我肯定不会想到定居的事，”巴特尔说着，双眼挑剔地望着他的朋友将草原土拨鼠插上烤肉叉。

吉姆没有回话。他蹲在篝火旁，凝视着远方——暮色渐浓、狂风怒吼的风河谷。

巴特尔把梳子和镜子搁在一边——在昏暗的光线和劲风之下修胡子是很危险的。西面吹过来的风绕着他们呼啸。风儿长鸣，风儿恸哭，风儿歌唱，有时强劲得你必须背过身去才能保持呼吸畅通。

“这地方还不算太糟，”吉姆说，“肖勋族人喜欢这地方。”

“他们也许会喜欢这地方，可他们不喜欢我们，”巴特尔答道。

“怎么啦，我可从没有在肖勋族人那里听到过一句敌视我们的话，”吉姆说，他对他朋友所发的议论感到吃惊。“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们？”

“他们是印第安人，”巴特尔提醒道，“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会喜欢我们。富有的印第安人不喜欢，贫穷的也不喜欢；年轻的印第安人不喜欢，年长的也不喜欢；男的印第安人不喜欢，女的也不喜欢。”

“你把话说得那么死，”吉姆说。

“即使肖勋人喜欢我们，也没什么理由留下，”巴特尔说，“不管怎么说，这条河中再也没有河狸了。照我看这一百年里这儿都不见得有过河狸。河狸是不喜欢这种河流的。”

“可是，那些山里有许多小溪，”吉姆说着，用手指向北面。他嗅了嗅草原土拨鼠，到现在为止，还闻不出有腐败味。“如果我们真要找河狸，它们可能是在山里，而不是在这儿平地上。”

巴特尔没吱声。吉姆感到很苦恼，巴特尔近来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谈论河狸了。

“我的意思是，在放弃寻找河狸前，我们挨个儿搜一下每条小溪，”吉姆说，他以前也常这样说。

通常总是乐呵呵的巴特尔·博恩现在觉得胸口压着一阵悲伤，疲惫不堪。这几年来，有关河狸的话题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而对吉姆·拉格来说，那是个信仰。巴特尔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受，可是他的信念早已消失了，虽然他不时地为此感到悲哀。

年轻时，他和吉姆作为捕狸手享受过三年辉煌的日子，以后的几年虽算不上辉煌，至少也过得去。可是打那以后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了。其他的捕狸手——他们年轻时的朋友们——早已死的死，被杀的被杀，或离开他们去过较安全的生活了。留下来寥寥无几的人中也几乎没有谁有心思提到或回忆起旧日的往事。当他们还没醉得说不清话时，话题也都只限于卡斯特战争，或有关黑山的金矿。几乎没什么人会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数百万头河狸在西部的清凉小溪中翻腾的日子。

吉姆·拉格是这不多的几个当中的一个。他记得从俄勒冈峡谷到格兰德河上游源头之间的每一条河，他记得那些清冷的池塘、捕猎的陷阱和野兽的皮毛。在所有留存下来的山地人中，吉姆·拉格是唯一的——至少巴特尔这样认为——心里只有河狸的人。

金子吸引不住他，银子惹他厌烦，牛群令他憎恶。印第安战斗挑不起他的兴趣，赌博则让他心神不定，他甚至和妓女鬼混的时间也不多。对吉姆来说，河狸比女人、比纸牌、比财富以及西大荒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重要。

可是，河狸没有了，就象野牛不见了一样。对于象吉姆·拉格这样真正的捕狸手来说，这一切意味着西部已不复存在了。在他们生活的黄金时代，河狸被捕完了，因而这个黄金时代黯淡了。巴特尔感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境遇，一个令人伤心的境遇。冰雪依然覆盖着山峦，青草依然在原野上摇摆，天空还是那么湛蓝，如时间般深邃，仅仅是一些细节确实起了变化——河狸消失了，野牛不见了，印第安人败退了——然而荣耀也随着这些东西的离去而离去了。上一次他们两人漫无目的地进了丹佛城，一个酒吧调酒师曾给他们看了一张比利·科迪的西大荒演出的海报。吉姆·拉格不屑一顾——对比利·科迪来说，他什么用处也没有——但是巴特尔却觉得相当不舒服，他退到一个角落里喝起了白兰地。半瓶酒下肚，他琢磨出了为什么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来。

“什么叫‘西大荒’？”他对一位停下来挑逗他们的金发碧眼白肤的妓女说，“什么叫西大荒？如果比利·科迪能为它制出一张海报，那就没什么西大荒了。”话音未落，那妓女已经逃走了——她不喜欢他那副样子。

打那以后，巴特尔·博恩就觉得有点孤独，即使有象吉姆·拉格或灾星琪恩这样的终生朋友陪伴也不顶用，问题在于他已认识到一个事实，而他的两位终生朋友对这个事实连听都不爱听。西大荒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事实——然而若

对吉姆·拉格多提两句，那势必激起一场打斗，向灾星说说，则又可能引起一场枪战。

不能与自己真诚的伙伴们讨论这个问题使巴特尔有些伤心，但总的来说，隐隐的伤心总比一阵打斗或一场枪战要强，他对打斗和枪战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

“我希望你真正喜欢交谈，”他对吉姆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交谈的话，我就可以大大提高你的修养。”

“我不在乎谈话，”吉姆说，尽管实际上说话一多，他就很紧张。

“我不是说你在乎不在乎交谈，我只是希望你喜欢交谈，”巴特尔回答道，“可是你不喜欢，所以我只能算了。那鼠煮熟了没有？”

“我正在尽力，”吉姆说，“火太小了。”

“我说我们该去看看灾星，”巴特尔说，“她会有些新闻。灾星那儿总有新闻。”

“可她也许醉得把什么都忘了，”吉姆说，“她应该好好地戒酒才行。”

那草原土拨鼠看上去实在令人倒胃口，他后悔不该自找麻烦打死它，更不该煮它。

“那儿也许有很多新闻，”巴特尔说，“你知道，我们有可能和中国人打仗呢。也许中国人现在已经拿下了旧金山或者得克萨斯。”

“我从没去过旧金山，让他们拿去吧，”吉姆·拉格说。得克萨斯就不同了。但是他认为，中国人是不可能攻下得克萨斯的。如果得克萨斯发生战争，那西部一半的老人马就将赶赴战